

名家
散文

典藏

宗璞散文

云在青天





宗璞散文

云在青天



宗璞散文

云在青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在青天:宗璞散文/宗璞著;杨柳选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124-6

I. ①云… II. ①宗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7362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 沈利娜
封面设计 王 芳
责任校对 杨爱英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云在青天

——宗璞散文

宗璞 著 杨柳 选编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239 千字

印张 10.75

插页 2

印数 1-6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24-6

定价 **29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丁香结

- 西湖漫笔 / 003
- 秋色赋 / 007
- 墨城红月 / 010
- 鸣沙山记 / 014
- 三峡散记 / 017
- “热海”游记 / 023
- 养马岛日出 / 026
- 三千里地九霄云 / 028
- 澳大利亚的红心 / 033
- 奔落的雪原 / 039
- 在黄水仙的故乡 / 044

- 废墟的召唤 / 047
紫藤萝瀑布 / 051
好一朵木槿花 / 054
秋韵 / 057
丁香结 / 060
报秋 / 062
送春 / 065
松侣 / 068
二十四番花信 / 072
燕园石寻 / 075
燕园碑寻 / 079
燕园树寻 / 084
燕园墓寻 / 088
燕园桥寻 / 093

云在青天

- 萤火 / 099
下放追记 / 104
那祥云缭绕的地方 / 106
扔掉名字 / 113
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/ 116
告别阅读 / 120

- 恨书 / 125
乐书 / 128
卖书 / 132
风庐乐忆 / 135
药杯里的莫扎特 / 138
彩虹曲社 / 142
客有可人 / 145
绿衣人 / 150
酒和方便面 / 153
风庐茶事 / 157
从“粥疗”说起 / 160
星期三的晚餐 / 164
散失的墨迹 / 169
铁箫声幽 / 173
云在青天 / 179

柳 信

- 柳信 / 187
九十华诞会 / 191
心的嘱托 / 196
三松堂断忆 / 200
蜡炬成灰泪始干 / 207

- 花朝节的纪念 / 212
哭小弟 / 219
怎得长相依聚 / 225
霞落燕园 / 231
悼念陈岱孙先生 / 238
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/ 242
向前行走 / 246
水仙辞 / 249
忆旧添新 / 253
三幅画 / 255
久病延年 / 259
仙踪何处 / 262
在曹禺墓前 / 264
握手 / 268

乘着歌声的翅膀

- 看不见的光 / 275
他的心在荒原 / 279
写故事人的故事 / 286
没有名字的墓碑 / 292
有感于鲜花重放 / 297
痛读《思痛录》 / 299

- 《幽梦影》情结 / 301
- 《晚年随笔》序 / 306
- 行走的人 / 310
- 乘着歌声的翅膀 / 313
- 耳读《朱自清日记》 / 315
- 耳读《苏东坡传》 / 319
- 采访史湘云 / 324
- 感谢高鹗 / 327

丁香结

月光下，白的潇洒，紫的朦胧，还有淡淡的幽雅的甜香，非桂非兰，在夜色中也能让人分辨出，这是丁香。

西湖漫笔

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。这几年来，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，只在这山水上头，却还依旧。那五百里滇池粼粼的水波，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，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儿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，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……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，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。一到这些名山大川异地胜景，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，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：“这是我的伟大的、亲爱的祖国——”

然而在足迹所到的地方，也有经过很长久的时间，我才能理解、欣赏的。正像看达·芬奇的名画《永远的微笑》，我曾看过多少遍，看不出她美在哪里；在看过多少遍之后，一次又一次拿来把玩，忽然发现那温柔的微笑，那嘴角的线条，那手的表情，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，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。山水，也是这样的，去上一次两次，可能不会了解它

的性情，直到去过三次四次，才恍然有所悟。

我要说的地方，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。六月间，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，距第一次来，已经有九年了。这九年间，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。发议论说，论秀美，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，楚楚有致；论宏伟，比不上太湖，烟霞万顷，气象万千——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，不然，不知还有多少谬论。

奇怪得很，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。六月，并不是好时候，没有花，没有雪，没有春光，也没有秋意。那几天，有的是满湖烟雨，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。西湖，仿佛在半醒半睡。空气中，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。记起东坡诗句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”便想，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，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。

正像每次一样，匆匆地来，又匆匆地去。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，一个是“绿”，只凭这一点，已使我流连忘返。雨中去访灵隐，一下车，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。道旁古木参天，苍翠欲滴，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。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，有的绿得发黑，深极了，浓极了；有的绿得发蓝，浅极了，亮极了。峰下蜿蜒的小径，布满青苔，直绿到了石头缝里。在冷泉亭上小坐，直觉得遍体生凉，心旷神怡。亭旁溪水琤琮，说是溪水，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，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，流得急了，水花飞溅，如飞珠滚玉一般，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。

西湖胜景很多，各处有不同的好处，即便一个绿色，也各有不同。黄龙洞绿得幽，屏风山绿得野，九曲十八涧绿得闲……不能一一去说。漫步苏堤，两边都是湖水，远水如烟，近水着了微雨，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。走着走着，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，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

较远,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,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。走近看时,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,那样鲜嫩,那样可爱,使得绿茵茵的苏堤,更加绿了几分。有的青苔,形状也很有趣,如耕牛,如牧人,如树木,如云霞,有的整片看来,布局宛若一幅青绿山水。这种绿苔,给我的印象是坚忍不拔,不知当初苏公对它们印象怎样。

在花港观鱼,看到了又一种绿,那是满地的新荷。圆圆的绿叶,或亭亭立于水上,或婉转靠在水面,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,跳跃满池。绿色,本来是生命的颜色。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,那样鲜,那样亮,柳枝儿一摆,似乎蹬着脚告诉你:春天来了。荷叶则要持重一些,到初夏则更显成熟,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,是一样的。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儿滴溜溜滚着,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裙袂飞扬,翩然起舞了。

从花港乘船而回,雨已停了。远山青中带紫,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。波平如镜,船儿在水面上滑行,只有桨声欸乃,愈增加了一湖幽静。一会儿,摇船的姑娘歇了桨,喝了杯茶,靠在船舷,只见她向水中一摸,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。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,把鱼甩在船板上。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,连连说:这怎么可能!上岸时,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,惊叹道:真是个神奇的湖!

我们整个的国家,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么?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,就是“变”。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,隔些时候去,总会看到变化,变得快,变得好,变得神奇。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,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。这次去,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,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。技术上、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。我看到织就的

西湖风景,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,但却想,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河山织出来呢?不可能的。因为河山在变,在飞跃!最初到花港时,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,四周是一片荒芜。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,加上好几处绿草坪,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,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,丰富了许多。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,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。据说,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二亩,现在已有二百一十亩。我和数字是没有什么缘分的,可是这次我却深深记住了。这种修葺,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,从它,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……

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,星期天,游人泛舟湖上,真是满湖的笑,满湖的歌!西湖的度量,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。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,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。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,忽又想起东坡在密州出猎时写的一首《江城子》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。”想来他在杭州,当有更盛的情景吧?那时是“倾城随太守”,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,来休息身心,享山水之乐。这热闹,不更千百倍地有意思么?

希腊画家亚伯尔曾把自己的画放在街上,自己躲在画后,听取意见。有一个鞋匠说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,他马上改了。这鞋匠又批判别的部分,他忍不住从画后跑出来说,你还是只谈鞋子好了。因为对西湖的印象究竟只是浮光掠影,这篇小文,很可能是鞋匠的议论,然而心到神知,想西湖不会怪我唐突吧?

1961年7月

秋色赋

尝见人形容春天，惯用十分春色几个字，果然呈现出一片花团锦簇的景象。便想，秋色比春色其实更要浓艳几分，若用十分秋色来形容秋天，原也是当得起的。

小时候在北方，家住在一片枫树林子里，林中掺杂着松柏和槐树。每到秋来，绿枝红叶，交相照映，真是艳丽极了。有时靠在窗前，总奇怪晚霞怎么会离得这样近，想伸手拉它过来。后来到了云南，家住在一座小山上，和云南一般的山野村庄一样，那里林木葱茏，石径委曲，清溪淙淙，绕村而过。秋来时，一层深，一层浅，一层淡，一层浓的各种颜色，如同层云出岫，变幻无穷。往往是从远处望见树尖上一点黄意，便知道了秋的消息。

今年正当重阳，去官厅湖畔收秋，又得便领略了一番秋色，只是那丰富又有所不同。火车穿过重峦叠岭，停在了一湖澄碧旁边。下得

车来，依着塞上的秋风走去，只见蓝天像冰似的略略透明，坦荡荡的大路，不知通向哪里。蓝天下，大路旁，有一片火红的树林，红得那样深厚，那样凝重，从未见哪一树春花有这等颜色。红树林背后，是向日葵田，风过处，摇曳起一片金黄，衬托得红的特别红，蓝的分外蓝。那近山远山，更如牙雕石琢一般，显得说不出的英挺劲拔。因为好奇，径自奔了红林而去，要看看它怎么能这样红，为什么这样红。到了跟前，见是一片杏树。一群白羊在树下嚼着落叶，因人来了，便踩着满地娇红往小土坡上跑去。同来的伙伴不觉赞叹道：“满园秋色关不住，这也算是塞上一景罢。”

然而秋色也还在别的地方。我们在花生地里劳动了几天以后，就开始了“溜地”，就是在收过的地里，捡那些遗漏的财宝。村子里的一位老白大叔赶着三条牛在前面翻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发现一个小白点儿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有时眼看一颗花生落进泥土的波浪里，便连忙把它刨出来。捡着、刨着，清晨的寒意早不知哪里去了，只觉得在这没遮拦的田野上，老白大叔、牛，和我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。阳光十分明亮，鞭梢儿和牛角尖上都似乎涂抹着喜洋洋的色彩。于是忽然得了两句诗：“扫却晓寒轻，拾得秋色重。”不是么？每一颗，每一粒都是辛勤劳动的果实。拾满了的筐子虽然未必有多少沉重，收获的欢欣却是有分量的。红的甘薯、黄的土豆、白的花生……每年这绚烂的秋色，来得何尝容易啊。

然而秋色又还在别的地方。夕阳西下，变幻的晚霞照得银灰色的旱芦苇闪闪发光，成为一片通红的光亮的海。这中间，有一点最红的颜色，那是我们的油漆得十分鲜艳的拖拉机。它在工作。马达轰隆隆地响着，赶走了田园的幽静。在它身后，掀起的泥土仿佛在奔腾着，